

鼓掌绝尘

[明]金木散人著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导 读

《鼓掌绝尘》全称《新镌出像批评通俗小说鼓掌绝尘》。全书分为风、花、雪、月四集，每集十回，讲述一个故事，共四十回，约三十万字。卷首署“古吴金木散人编”，书前有临海逸叟的“叙”，其中说“兹吴君纂其篇”，知金木散人姓吴，生平、籍贯均不详。其中每集各有评、阅之人，“风”集为“永兴清心居士评”，“花”集为“钱塘百拙生评”，“雪”集为“钱塘猗猗主人阅”，“月”集为“钱塘百益居士校”。阅、评、校者亦皆不知为何人。

此书今存明崇祯本衙藏版本，为大字刻本，日本内阁文库和大连图书馆均有收藏。大正五年（1916）大连支那珍籍颁布会铅字排印的《含秀舍丛书》中，收有《鼓掌绝尘》的第一回至第十四回。

这是一部由四个中篇小说组成的故事合集。书前有闭户先生的“题辞”，说明了本书的写作意图：“无意撩人，有心

鼓掌绝尘

嘲世。”这四篇小说均堪称“嘲世”之作。

第一回至第十回为“风”集，叙述了巴陵才子杜尊的爱情婚姻故事。巴陵城中一个小小儿童，在怀抱时丧母，其父遭变，将其弃于城外梅花圃，被管圃苍头收在身边，长至七岁时天资聪颖，自己取名梅尊，翰林杜灼见梅尊的题诗，收为养子，改姓杜。杜尊长大，与康司牧府中的二公子康汝平结伴同往清霞观读书。途中偶遇韩相国府中歌妓姊妹俩韩蕙姿和韩玉姿，四人一见倾心。康汝平与蕙姿以琵琶传情，杜尊则吟诗表达对玉姿的爱慕之意。元宵之夜，杜、康二人入城观灯，乘机混入相府，欲再会蕙姿、玉姿。杜尊在纨扇上题情诗一首，故意丢下，玉姿拾得，亦以诗相和。

韩相国知杜尊有才名，邀其来府中作画，并留下读书。是夜，玉姿往会杜尊，遂成云雨之事，拂晓之时双双私奔。韩相国闻知，便把蕙姿赠与康汝平。

后来杜尊中了状元，康汝平中了进士。但杜尊不能摆脱“奔则为妾”的礼教束缚，入赘金刺史府。杜尊又不忘情共过患难的玉姿，遂让玉姿与金女姐妹相称，皆大欢喜。

第十一回至第二十回为“花”集，叙述长沙太守之子祝娄，挥金如土，人称哈哈公子。有帮闲篾片夏方在其身边，赚取了他二三百两银子。借故回家。祝娄结识了于参将之子于公子，结为金兰之好。于公子将一匹宝驹青骢马相赠。夏方归来，以试骑为名骗走青骢马，以一千五百两银子卖与林二官人，后林二又无偿奉还。

夏方与儿子夏虎逃至荆州经商，夏虎挥霍了大半。夏方路遇假冒神仙的沙享尔，被骗去一些资财，余下的又被船家拐走。他一贫如洗，祝娄又收留了他。后祝娄猎得一只火牛

导 读

精，用牛胆医好韦丞相之病，被推荐杀敌，屡胜，封为定西侯。

这篇小说写出了明朝的人情世态，社会风气的凉薄，正如闭户先生的“题辞”所说，“奸内奸而盗内盗，诈内诈而伪内伪”。

第二十一回至第三十回为“雪”集，叙述姑苏才子文荆卿，父母早亡，寄居叔父之家。后文荆卿出走临安，邂逅李刺史之女李若兰，二人一见钟情，吟诗唱和。李若兰相思染病，文荆卿假扮郎中为若兰医治，吐露了倾慕之情。若兰病愈，荆卿留住李府，二人日亲日近，遂定终身。若兰之叔李岳，为人奸滑，嫌文荆卿家境贫寒，不喜欢他，阻挠破坏，告二人私通，又装神弄鬼，欲害死荆卿。但李若兰爱文荆卿才貌双全，不顾门户之见，以身相许。后文荆卿进京赴试，得中探花，接李若兰同返姑苏。

这篇小说虽然不脱才子佳人小说中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窠臼，但它同情并肯定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行为，尤其对门当户对的思想予以贬斥，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第三十一回至第四十回为“月”集，叙述张秀改恶从善的故事，揭露了贪官受贿、科举作弊的黑暗。

《鼓掌绝尘》有《金瓶梅》之遗风，间有淫秽描写，故而遭清政府禁毁。

(吕庆业)

目 录

目 录

第 一 回	小儿童题咏梅花观	(1)
	老道士指引凤凰山	
第 二 回	杨柳岸奇逢丽女	(14)
	玉凫舟巧合新诗	
第 三 回	两书生乘戏访娇姿	(27)
	二姊妹观诗送纨扇	
第 四 回	作良媒一股凤头钗	(39)
	传幽谜半幅花笺纸	
第 五 回	难遮掩识破巧机关	(51)
	怎提防漏泄春消息	

鼓掌绝尘

第六回	缔良盟私越百花轩 改乔妆夜奔巴陵道 (62)
第七回	宽洪相国衣饰赏姬 地理先生店房认子 (72)
第八回	泥塑周仓威灵传柬 情投朋友萍水相逢 (83)
第九回	老堪舆惊报状元郎 众乡绅喜建叔清院 (94)
第十回	夫共妇百年偕老 弟与兄一榜联登 (104)
第十五回	哈公子施恩收石蟹 小郎君结契赠青骢 (115)
第十二回	乔识帮闲脱空骗马 风流侠士一诺千金 (127)
第十三回	要西湖喜拂泥菩萨 转荆州怒打假神仙 (140)
第十四回	察石佛惊分亲父子 掬湘江羞见旧东君 (153)

目 录

第十五回	凤坡湖龙舟斗会 杏花亭狐怪迷人	(164)
第十六回	假天师显术李家庄 走盘珠聚党杨公庙	(174)
第十七回	三少年会猎魁星阁 众猎户齐获火睛牛	(184)
第十八回	韦丞相东馆大开筵 盛总兵西厅小比射	(193)
第十九回	紫石滩夏方重诉苦 天官府陈亥错投书	(203)
第二十回	两同寮怒奏金銮殿 二总戎荣返汴京城	(211)
第二十一回	酒痴生醉后勘丝桐 梓童君梦中传喜讯	(221)
第二十二回	哑园公错卖美人图 老画师惊悟观音像	(231)
第二十三回	诉幽情两下传诗 借仇雠一场欢梦	(242)

鼓掌绝尘

-
- 第二十四回 丑姑儿园内破花心 (251)
小牧童堂上遗春谱
-
- 第二十五回 闹街头媒婆争娶 (259)
捱鬼病小姐相思
-
- 第二十六回 假医生藏机探病 (268)
瞽卜士开口禳星
-
- 第二十七回 李二叔拿奸鸣枉法 (278)
高太守观句判联姻
-
- 第二十八回 文荆卿夜擒纸魍魎 (289)
李若兰滴泪赠骊词
-
- 第二十九回 赴临安捷报探花郎 (301)
返姑苏幸遂高车愿
-
- 第三十回 饰前非厅前双膝跪 (313)
续后韵而上两留题
-
- 第三十一回 嫖赌张大话下场头 (323)
仁慈杨员外大舍手
-
- 第三十二回 廉头巾拦路说人情 (331)
醉典史私衙通贿赂
-

目 录

第三十三回	乔小官大闹教坊司 俏姐儿夜走卑田院	(341)
第三十四回	邻老嫗搬是挑非 瞎婆子捻酸剪发	(351)
第三十五回	假秀才马上剥衣巾 老童生当堂请题目	(360)
第三十六回	遭阉割监生命钝 贬凤阳奸宦权倾	(369)
第三十七回	求荐书蒙师争馆 避仇人县尹辞官	(378)
第三十八回	乘月夜水魂托梦 报深恩驿使遭诛	(389)
第三十九回	猛游僧力擒二贼 贤府主看演千金	(399)
第四十回	水陆道场超冤鬼 如轮长老悟终身	(410)

第一回

第一回

小儿童题咏梅花观 老道士指引凤凰山

词：

香脸初匀，黛眉巧画官妆浅。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秋波转。
早是紫心可惯，那更堪频频顾盼。几回得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

烛影摇红，夜来筵散春宵短。当时谁解两情传？对面天涯远。
无奈云稀雨断，凭栏下东风吹眼。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

这一首词，名唤《烛影摇红》，说道世间男女姻缘，却是强求不得的。虽然偶尔奇逢，俱由天意，岂在人谋。但看眼前多少佳人才子，两相瞥见之时，彼此垂盼，未免俱各钟情，非以吟哦自借，即以眉目暗传；既而两情期许，缔结私盟，不知倩了多少媒使蜂媒，捱了几个黄昏白昼。故常有意想不到的，而反得之邂逅，又或有垂成不就的，而反得之无

鼓掌绝尘

心。及至联姻二姓，伉俪百年，一段奇异姻缘，不假人为，实由天意。所以古人两句说得好：“姻缘本是前生定，曾向蟠桃会里来。”正说“姻缘”二字，大非偶然矣。

如今听说巴陵城中有一个小小儿童，却不识他姓名。在怀抱时就丧了母，其父因遭地方有变，把他抛撇在城外梅花圃里，竟自弃家远窜。后来，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苍头收在身边，把他待如亲子，渐渐长大。到了七岁，此儿天资迥异，识见非凡，晓得自己原有亲生父母，不肯冒姓外氏，遂自指梅为姓，指花为名，乃取名为梅萼。那圃旁有一座道院，名为梅花观，并适才那所梅花圃，却是巴陵城中一个杜灼翰林所建，思量解组归来，做个林下优游之所。观中有个道士，姓许名淳，号为叔清，尽通文墨，大有道行，原与杜翰林至交。这许叔清见梅萼幼年聪慧，出口成章，大加骇异，时常对管圃的苍头道：“此儿日后必登台鼎之位，汝当具别眼视之。”苍头因此愈加优待，凡百事务，都依着他的性子。那许叔清每见一面，便相嘉奖，遂留他在观中习些书史。这梅萼虽是有些儿童气质，见了书史，便欣欣然日夕乐与圣贤对面。一夜徐步西廊，适见月光惨淡，遂援笔偶题一律于壁上，道：

疏钟隐隐送残霞，烟锁楼台十二家。

宝鼎每时焚柏子，石坛何日种桃花。

松关寂寂无鸡犬，橘树森森集鹊鸦？

月到建章凉似水，蕊珠宫内放光华。

——七岁顽童梅萼题

第一回

越旬日，杜翰林因到圃中看梅，便过观中，与许叔清坐谈半晌。遂起身行至西廊，见壁上所题诗句，顿然称美。又见后边写着“七岁顽童梅萼题”，愈加惊异，叹赏不已。便问许叔清道：“这梅萼系是谁氏儿童，而今安在，可令他来一见么？”许叔清道：“杜君，此儿因两岁上，不知谁人把他撇在梅花圃里，倒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老苍头，收养至今。杜君若亟欲一见，待我着人唤来就是。”杜翰林十分喜悦，只因自己无子，便有留心于他了。许叔清便把梅萼唤到跟前，杜翰林仔细觑了两眼，高声称赞道：“好一个小儿！目秀眉清，口方耳大，丰姿俊雅，气度幽闲，将来不在我下。决非尘埃中人也。”便问道：“汝既善于吟咏，就把阶前这落梅为题，面试一首，何如？”梅萼不敢推却，便恭身站在厅前，遂朗吟一绝云：

不逐群芳斗丽华，凌寒独自雪中夸。
留将一味堪调鼎，先向春前见落花。

杜翰林听罢，心中惊异，便对许叔清道：“我看此年纪虽小，志气不凡，天生如此捷才。真是世间一神童也。”许叔清见他满心欢喜，便欲把梅萼引进，遂说道：“今日若非杜君对面，此儿岂肯轻易一吟。若只吟一首，恐不足以尽其才思，必当再吟，何如？”梅萼道：“公相是天朝贵客，小童乳臭未干，焉敢擅向大人跟前再撰只字。”杜翰林与许叔清同笑道：“不必过谦，仍以原题再咏。”梅萼再不敢辞，低头想了一想，又口占一绝云：

鼓掌绝尘

玉奴素性爱清奇，一片冰心谨自持。
惟恐蝶蜂交乱谑，肯将铅粉剩残枝。

杜翰林拍掌大笑道：“许道长，此儿不可藐视，开口成诗，一字不容笔削。即李、杜诸君无出其右，岂非天才耶？”许叔清道：“杜君所言极是。只因淹滞泥途，恐燕山剑老，沧海珠沉，那得个出头日子？”杜翰林暗想道：“我想此儿有此大才，异日必当大用。今我又无子嗣，他既无父母，便着他到我府中延师教诲。长大成人，倘得书香一脉，也好接我蝉联，真不枉识英雄的一双慧眼。”便对梅萼道：“我欲留你到我府中读书，你意下如何？”梅萼道：“梅萼一介顽童，无知小蠹，得蒙公相垂怜，诚恐福薄，不足以副厚望。”杜翰林便着人去唤那管圃的苍头来，吩咐：“你明日可到我府中领赏，白米五石，白银五两，以酬数年抚养之劳。”苍头虽是口中勉强应承，心里实难割舍，只得眼泪汪汪，相看流涕，叩谢而去。

杜翰林把梅萼带到府中，遂与夫人商议。那夫人原是识相的，一见梅萼，便大喜道：“此儿相貌非凡，他日当大过人者。吾家喜得有子矣。”遂劝杜翰林替他改名杜萼，纳为己子。即便浑身罗绮，呼奴使婢，一旦富贵，非复昔日之梅萼矣。随又延师讲读。且杜萼毕竟是个成器的人，在杜翰林府中，整整读了三年，十岁时，果然垂髫入泮。杜夫人满心欢喜，爱如珍宝，胜似亲生。一日与杜翰林商量，就要替他求亲。杜翰林止住道：“夫人，吾家止他一子，小小游庠，岂无门当户对的宦家作配？依我意思，只教他潜心经史，万一早登甲第，求亲未迟。”杜夫人见翰林公说得有理，不敢

第一回

执拗，只得依从。

又过了几年，忽一日来到梅花圃中看梅，便寻昔日那个老苍头，俱回说两年前已身故了。杜尊听罢，暗自掩泪道：“我想自襁褓时失了父母，若非此人收留在身，抚养几载，何能到得今日？古人云：为人不可忘本。”便又问道：“那苍头的棺木，如今却埋在那里？”那人回答道：“就过圃后三里高土堆中。”杜尊就着人去买一副小三牲，酒一尊，香烛纸马，随即走到高土堆前，殷勤祭奠，以报数年抚养之恩。

祭奠已毕，只见一个道童向圃后远远走来，道：“杜相公，我们梅花观许师父相请。”杜尊问道：“你许师父就是许叔清老师么？”道童道：“恰就是当初留相公在观里读书的。”杜尊道：“这正是许叔清老师了，我与他间别多年，未能一会，正欲即来奉拜。”就同道童径到梅花观里。

许叔清连忙迎迓道：“杜公子，一别数年，阶前落梅又经几番矣。犹幸今日得赐光临，何胜欣跃。万望再赐留题，庶使老朽茅塞一开，真足大快三生也！”杜尊笑道：“向年造次落梅之咏，提起令人羞涩，至今安敢再向尊前乱道？”许叔清道：“杜公子说那里话，昔年所咏落梅，今日重来相对，如见故人，正宜题咏。我当薄治小酌，盘桓片时，万勿责人轻亵。”即便吩咐道童，整治肴肴，两人尽兴畅饮，欲为竟日之欢。饮至半酣，杜尊道：“老师，今岁观中梅花，比往年开得如何？”许叔清道：“今年虽是开得十分茂盛，却被去年几番大雪都压坏了。杜公子若肯尽兴方归，即当携樽梅下，畅饮一回，意下何如？”杜尊欣然起身，携手同行。着道童先去取了钥匙，把园门开了，然后再撤酒席。二人慢慢踱到园中，果见那些梅花，都被冬雪损了大半。道童就把酒

鼓掌绝尘

着摆列在一株老梅树下，两人席地而坐，畅饮了一会。忽见那老梅梢上“扑”的坠下一块东西，仔细一看，却是腊里积下的一团雪块。许叔清道：“杜公子岂不闻古诗云：‘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今既有梅有雪，安可不赋一诗，以辜负此佳景乎？谨当敬以巨觞，便以雪梅为题，乞赐佳咏。老朽虽然不敏，且当依韵一和。”便满斟一巨觞送与杜尊。杜尊也不推辞，接过手来，一饮而尽，遂口占一绝云：

老梅偏向雪中开，有雪还从枝上来。
今日此中寻乐地，好将佳酿泛金杯。

许叔清拍掌大笑道：“妙，妙！数载不聆佳咏，又幸今日复赐教言，真令老朽一旦心目豁然矣。”杜尊道：“但恐鄙俚之语，有污清耳，献笑，献笑！”就把巨觞依旧满斟一杯，送与许叔清道：“敢求老师一和。”许叔清连忙把手接过酒来，遂谦逊道：“公子若要饮酒，决不敢辞。说起作诗，但是老朽腹中无物，安敢胡言乱语，实难从命。”杜尊道：“老师说那里话？适才见许，安可固谦。”许叔清也不再辞，把酒饮一口，想一想，连饮了三四口，想了三四想，遂说道：“有了，有了。只是杜撰不堪听的，恐班门弄斧，益增惭愧耳。”杜尊道：“老师精通道教，自然出口珠玑，何太谦乃尔。请教，请教。”许叔清拿起巨觞，“都”的一口饮尽，便朗和云：

雪里梅花雪里开，还留融雪堕将来。

惭予性拙无才思，强赋俚词送酒杯。

杜尊称赞道：“妙得紧，妙得紧！若非老师匠心九转，焉得珠玉琳琅！”许叔清大笑一声道：“惶愧，惶愧！”

说不了，那道童折了一枝半开半绽的梅花走来。杜尊接在手中，嗅了一嗅，果然清香扑鼻，便问道：“敢问老师，为何这一枝梅花，与梢头所开的颜色大不相似，却是怎么缘故？”许叔清道：“杜公子，你却不知道，这梅花原有五种，也有颜色不同的，也有花瓣各样的，也有香味浓淡的，也有开花迟早的，也有结子不结子的。方才折来的，与梢头的原是两种，所以这颜色花瓣各不相同。”杜尊道：“敢问老师，梅花既有五种，必有五样名色，何不请讲一讲。”许叔清道：“公子，你果然不晓得那五种的名色？我试讲与你听。”杜尊道：“我实不晓得，正要请教老师。”

许叔清笑道：“五种的名色，一种赤金梅，一种绿萼梅，一种青霞梅，一种层迭梅，一种仙山玉洞梅。”杜尊道：“敢问老师，梅花虽分五种，还是那一种为佳？”许叔清道：“种种都美，若论清香多韵，还要数那绿萼梅了。”杜尊便又把手中梅花向鼻边嗅了几嗅，道：“老师，果然是这一种香得有韵。”许叔清笑道：“杜公子今日幸得到这梅花观，适才又承教了梅花诗，便向这梅花园内畅饮一番梅花酒，也是对景怡情，大家称赏，岂非快事！”杜尊大笑道：“老师见教，极是有理，就把折来这一枝梅花侑酒何如？”许叔清道：“妙，妙！”就唤道童把壶中冷酒，去换一壶热些的来。

那道童见他两人说得有兴，笑得不了，连忙去掇了一个小小火炉，放在那梅树旁边，加上炭，迎着风，一霎时，把

妓掌绝尘

酒烫得翻滚起来。许叔清便将热酒斟上一觞，送与杜尊道：“杜公子，当此良辰，诗酒之兴正浓，固宜痛饮千觞，博一大醉。只是杯盘狼藉，别无一肴以供佳客，如之奈何？”杜尊道：“老师何出此言？我自幼感承青眼，原非一日相知，今日复蒙过爱，兼以厚扰，不胜愧赧，嗣此倘过寸进，决不相忘。”许叔清道：“我与公子父子交往，全仗垂青。今日之酌，不过当茶而已，安足挂齿。敢问公子，今岁藏修，还在何处？”杜尊道：“正欲相悉此事。敢问老师这里有甚幽静书房，假我一间，暂栖旬月，不识可有么？”许叔清道：“杜公子，我这观中你岂不知，并无一间幽静空房可读得书的。你若果肯离得家，出得外，奋志攻书，我指引你一个好所在，甚是精洁，必中你的意思。”杜尊道：“请问老师，还在何处？”许叔清道：“此去渡过西水滩，一直进五六里路，有一座凤凰山，山中有一座清霞观，甚是宽绰，前前后后约有数十间精致书房。观中有一个道士，姓李名乾，原是我最契的相知，一应薪水蔬菜之类，甚得其便。杜公子回去与令尊翁计议停妥，待老夫先写封书去与他，要他把书房收拾齐整，然后拣个好日，再去如何？”杜尊道：“既有这个所在，况又老师指引，家尊自然允诺的了。”正说间，只见夕阳西下，杜尊便起身作别。许叔清道：“本当再谈半晌，争奈天寒日哺，不敢相留。”便携手送出观阁。

杜尊遂辞谢而去，回家就与父亲商量清霞观读书一事。杜翰林满心欢喜，便允道：“尊儿既然立志读书，异日必得簪缨继世。明日是个出行日子，何不买舟径往凤凰山，先去拜望了那清霞观中道长，然后回来收拾书箱，再去未迟。”杜尊谨遵严命，随即着人到梅花观里约了许叔清，次日买